金華徵獻略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八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録
門人黄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靖編梓

來官傳二

周澍

明周澍、羅源人、嘉靖間任金華府學訓導、淳誠清介、屏山惟閉門讀書。精春秋三傳。侍御周公知其賢、委署東陽篆。卽携一僕往。蔬糲自甘、遇事執法、吏士畏之。歷山東棲霞教諭、去之日、敝衣一笥而已。

王典宗

王典宗爲金華令、其初秣陵人、以農役事明太祖、上以典宗老成不貪。使爲金華知縣。丞相李善長言典宗廝舍奈何爲令。上曰、典宗、勤而、不貪。處事、儒、與吏、不、及也。何有於縣。及知金華、廉、幹、公勤。甚得民心。歷陞懷慶知府。蕪州守缺。上令丞相胡惟庸擇能未及擬。上曰、莫如典宗。改守蕪州。有善政。陞河南布政使。老歸。

郭瑛

郭瑛、字廷璜、番禺人、永樂間以進士爲金華令、廉明

剛斷、吏畏民懷、重建儒學文廟、編長山詩集、楊文貞公稱其爲政以愛民爲本。杜艮巷稱其廉介有守。卒於官、

余寛

余寛、贛州人、正統間由舉人知金華縣、按籍定差以均役。勸民出粟以備荒。事無煩擾。貧富相安。明燭幽遠。奸頑遁迹。改知長洲。入本府名宦祠

李賡

李賡、字季賡、福清人、嘉靖間以進士知金華、抑强扶弱、守正奉公、時有柄臣爲過官於蘭谿者、郡邑皆往

侯廉獨不往、曰務民傷財、以邀貴、吾竊恥之。上官過亦相戒曰、無以擾李令、歲旱、衣粗、徒步竭誠禱雨、行烈日中、閱月不倦、平糴發廩、以哺饑者、祀名宦祠

顧曾唯

顧曾唯、字一貫、吳江人、嘉靖間以進士爲金華令、清介明敏、庭無滯案、縣附郡、支應獨煩、曾唯節其冗費、民甚便之、時倭寇發溫台、有自馬鞍嶺入永康武義境者、曾唯督民兵守要害、寇卒不犯、縣學舊甚狹隘、且雜民居、乃捐俸市地、拓其門廡、更新之、規模乃壯、置祭器書籍、課諸生、諄誨甚切、其爲政皆務忠實。時

有豪民殺人而私其婦者、會睢廉得之、寘諸法、監察御史去、民思之、樹碑以紀德焉、

湧幢小品載汪中丞可受令金華時、有丐者以猴戲乞錢、猴頗慧巧、他丐健羨之、因醉丐者酒、誘至破窰、椎殺之、牽其猴去、方作戲乞錢、汪適出、呼導至、猴絶繩走車前、作訴寃狀、汪斥前去、使人隨其所至、猴引至破窰中、得屍、遂捕其丐之殺人者、鞫問、伏辜、杖殺之、方焚前丐者屍、烈燄始發、猴號鳴赴火抱屍、共為灰燼、　夾堅續志載宋時王夢龍知婺州、州治古木之巔、有鷹巢一、卒探取其雛、守

方覩事鷹忽攫一卒之巾以去既知其非探巢者擲還之乃攫其探巢之巾翔而上守推問故杖卒逐之鷹引群飛鳴旋繞廳上若鳴謝狀二條皆金華事連類記之

龍遇奇

龍遇奇字紫海永寧人萬曆間由進士爲金華令其爲人平易近民民或有訟諭以情理輙輸服去事至立判不輕行杖又善催科蠲羨耗設常平以救饑荒禁淹沒以育子女尤注意課士凡書院暨學田歲入皆以供月課士爭向化陞監察御史祀名宦祠

王士錁

王士錁、號勉齊、全椒人、崇禎間以進士爲金華令、時年方二十餘、鎮靜端默、事至決斷如流、既無滯獄、亦無寃民、一日偕紳士講鄉約、首及孝順父母條、潸然淚下、觀聽之民、莫不感動、以行取去

論曰、以言教不如以神感、非有至性獨之不動、王公兩點淚、逾徑寸明珠萬倍矣、雙淚落處、至今不滅、且道這兩點淚從何處來、從寸心一點熱血來、且道他心頭這點熱血從何處來、都從父母遍身熱血來

李璡

李璡、字純夫、懷寧人、成化間由進士爲蘭谿知縣、剛介有爲、治行著聞、始建祠於聖壽寺東峰亭故址、以祀邑鄉先生、暨邑名宦、名曰景賢祠、又重建悅濟浮橋、民甚賴之、後陞太僕寺丞去、

悅濟浮橋、在蘭谿西門外、宋紹興中運使江衍始合衆力爲之、歲久幾壞、縣令江文衡復修治焉、傳久而敝廢者、有橋庄之田、爲補葺之具也、元季兵亂、橋廢而庄田亦不復存、明初一作於洪武癸丑、倡其役者、爲知縣賈存義、再作於成化庚寅、起其

廢、皆爲知縣李璡、不久、而洪水摧敗、不能橋者、前後殆百數年、正德間、有上書言浮梁必不可廢者、詔可其奏、時知蘭谿者爲許完、而邑丞田中泰、部檄與工、中新城人進士、官大理正、以議獄不合、謫蘭谿丞、於是乃以其費均泒於邑之里甲、橋成、最爲完固、後仍廢、萬曆二十年、間知縣葉永盛復造、

國朝初、則知縣李振宜復造、此後與廢不可考、吾自康熙癸未至蘭谿、相傳橋之廢、閱幾縣令矣、仍聞合邑公議、選城右殷戶貲餘數萬者、爲橋長、此所至而仍未聞鳩工也、蓋橋之難成如此、故每見志

中有言成橋修城者皆樂記之、

李貽祥

李貽祥字元韜、上海人、嘉靖間以進士知蘭谿、爲人平易無崖岸、而綜密精核、優於吏才、精於計算、凡舉廢剔蠹、平賦息訟、戢盜賊、行鄉約諸事、具有規條、見之施行、修建倉廒城樓、及各埠濟渡舟楫、費不及民、民皆德之、事見去思碑、

汪國楠

汪國楠、字仲木、婺源人、萬曆間以進士爲蘭谿令、力行鄉約、遠近必親臨率講、歲旱步禱、甘霖立應、邑中

火且迫、囹圄放恥因出避、火息皆如期而至、微輸有法、課十不怠、建社學、修義倉、歷南兵部主事、去邑人立遺愛祠、

論曰、遺愛之祠、不足徵賢乎、凡祠之存於今、類多賢者也、遺愛之祠、皆足徵賢乎、亦有絕無惠政而祠且碑者矣、數十年來、空東邑之杼軸者、俞與史也、史侯之祠、落成郎毀、俞侯之祠、至今在也、邑人李梧岡題曰、朝來策馬出城闉芳草西郊廟貌新尚有峴山碑碣在不知墮淚是何人、又曰十年治政號循良信有謳歌德未忘無限舊時門左客齊

心栽得名。公棠二詩詞旨深婉。連類記之。使據碑祠以徵治者。皆當分別論之。

盛王贊

盛王贊、字子裁、直隸吳縣人、崇禎間以進士任蘭谿令、爲人貌莊行合。以廉幹稱持已樸儉處事明決。他邑訟不決。咸請就贊爲。歲荒設賑。全活多人。禁米商船運。越境。適鹽法道舫至。亦截阻之。旋被劾。王贊恬不介意。去之日行李蕭然。士民號慟。扳留不得。因相率。叩。闕。申。論。以原官補東陽令之官。月餘。抑丁內艱去。士民祭奠。皆却之、曰吾在任日淺。無恩以及東陽。

無煩勞費諸供帳器用物悉發還曰留以付新令初至凡詞刺惟收單簡六折者必易之曰無多費爲爲政悉本人情聽訟令老幼環觀以爲懲勸或詢以曲直曰協公論否人命詞狀必驗傷始准曰假命害人待詢質家已破矣見士大夫必諮咨利弊得實則喜形於色吏或不謹則罰跪以恥之左右肅然王贊旣去蘭谿祀諸名宦

論曰盛公在東邑方踰月東人至今言善吏者必稱盛公期月而可茲言豈虛哉

李璧

李壁字白夫、武緣人、弘治間爲蘭谿學教諭、爲人恭謹、安詳質直、樂易正以率下、誠以待物、手不釋卷、口不言利、視諸生如家人父子。洞見肺腑、而鋒刃不露。旣去任、歷官吏部郎卒、於去官蘭谿時、餘二十年矣、諸生猶聞訃往弔云、

黃仲芳

黃仲芳、名蘭、以字行、建安人、永樂間以進士爲東陽令、剛明練達、吏民不敢欺、時民苦牛租房質稅額折絲等賦、悉奏罷之、時獲免者七邑、皆相傳頌以爲七邑停征云。又虎負南山嶼出而噬人。仲芳爲文禱神。

越三日。忽二虎伏於南門城外。仲芳往訊之。曰。若咥人者。當伏辜。否則去。虎伏不動。殺之。其誠格如此。秩滿。陞湖廣參政。

論曰。君山爲縣。虎患所時有也。黃公爲政。誠格幽明。能使猛獸伏辜。較之負子渡河。何多遜焉。然神明之宰。惡可常得。則搏擊之方。不可不講。康熙初年。吾東虎患最甚。依山而居者。三家村落。人戶幾空。而南山白額最凶猛。踞南午嶺。咥人無虛日。行者相戒以爲畏途。適陳公能驤至。曰。吾爲天子命吏。來治此邦。而虎敢爾。吾何以爲政。乃募善搏虎

者往殺之人與虎皆斃然自此而南山虎患既息各鄉之虎亦相繼受檻焉搏虎者義烏川塘方姓人也方氏之搏虎也其法得之諸暨呂氏呂氏得之蘭谿洪塘蔣氏而近日得蔣氏之法於方氏者則爲東陽防軍包氏其法用長柄鐵鎲三人爲隊中則顧上兩旁下顧大抵虎壯必張壓卵之勢中一人先中其項旁兩人齊搗其脇虎牝必恣橫草之形旁兩人夾中其膺中一人直取其首但鬬無不殺者是故蔣氏之言曰天下百獸皆難殺而虎最易殺以百獸見人則逝而虎見人[illegible]前也方氏

之傷於虎者。則以行阱人相隨。忽惡風至。日中虎在此矣。頃使退而虎已啣其頭矣。兩人齊擲之虎亦不一瞬而死。包氏之言曰。不必拘於三人爲隊。五人亦可。人宜行崗。不宜塢。虎陰屬也。塢則虎得勢。人。人之神。宜專。氣宜定。但殺一虎。再則比殺猪更易矣。

田達

田達、河南人、正統間、由監生爲東陽縣丞、歲己巳、處州寇陶得二流刼郡城、奄至東陽、營於茶園坑、達率五子、集民兵迎戰、父子俱死、援兵尋至、賊戰亦疲、乃

去縣得以安、

繆樗

繆樗、字全之、溧陽人、成化間以進士爲東陽令、先是邑中田賦多虛、貧民告病、樗沿丘履畝編號繪圖、一時飛詭之弊爲之一清、萬曆康熙再丈量、而猶以成化年冊籍爲憑、始作東陽縣志、歷任五載、凡學校倉場祠宇莫不修舉、政平訟理、一時推賢令者、必首推繆公、仍以內召去、民爲之立碑、而閻爵章懋爲文、其詞有曰、以繩乎吏者繩乎身、而冰蘖其操也、以教於家者教夫人、而子弟其民也、其頌詞曰、[illegible]、文繡食

不膏粱。夙夜靡懈。視民如傷。煢獨是矜。高明罔畏。豪右强宗。縮首喪氣。乃新庠序。迺廣積倉。以敦風化。以備歉荒。斥彼淫祠。俗期近古。表厥賢孝。人用興起。他人有田。我輸其租。匪侯覈之。貧者何辜。百年之蠹。一朝而去。惟正之供。自今伊始。志其畧以爲質錄云。

賀寬

賀寬、字茂教、江西永新人、弘治乙丑進士、以新城令、調繁至東陽、爲人廉明慈愛。教養兼舉。居常無疾言遽色。人不敢干以私。歲旱減膳。徒跣拜禱甚虔。又借運司塩利。及郡倉粟以賑。民全活甚衆。時劉瑾當國、

羣璫恣橫、征求皆不應、民以不擾、交際皆出俸資、不以煩民、及報政、囊橐蕭然、貸於丞而去、士民聞之、交相饋贐、寬惟取一菜、一菜軸、時人為之語曰、昔聞劉寵一錢、今見賀寬一菜、銓曹奏最、為天下清官第一、拜監察御史、東邑父老相傳、寬母最賢、貲藏遺寬、青布裙青鞋、寬泰母訓、故始終一節云、

論曰、果爾則賀公之孝見矣、其母之賢更何如哉、即古之坐閣聽刑、封書還餼者、何以加茲、豈但一邑之良、昔之國史足光簡策矣、

鄭準

鄭準、號衡菴、直隸吳縣人、隆慶三年、由進士任東陽、時倭寇發、民喜習兵應募、用卒汗萊散歸、則縱肆爲盜、準下令不許充兵、立保甲正副、互相覺察、所獲奸宄、即時處分、挾私扳累者、必爲辨釋、民賴以安、凡葺學舍、治城垣、疏淹獄、捐捕役、絕苞苴、操縱出入、皆由一已、公餘采輯作東陽志、至今尚存其書云、

姚永濟

姚永濟、號通所、上海人、萬曆間以進士爲東陽令、爲人醇厚、稱長者。時遇年荒旱。設法賑濟。民甚德之。又當採鑛。使四出闖覽。驕横既銷。鑛不得銀。仍不去。永

濟請於上奏罷之妖民號佛爹佛娘嘯亂督捕擒解餘黨盡平調繁他邑士民哭留而指使者大悅曰以縣令而得民心若此乃闔爲所僅見也亟薦之遷秩歷陞本省布政司使凡士民叩謁皆以禮待曰吾見東陽草木皆馨也

論曰爲吏者甚非輕其民吾見令東陽者矣民不堪其貪而令亦不安曰速離此士以捐阺部曹去任民乃毀祠仆碑至於微服夜逝卒以此損其聲名停官道途嗚呼邑民猶是也而彼則視其土如土芥也觀其民如机上肉也恣睢其民民亦恣讐

視之不然上譽其草木則下愛其甘棠至今稱姚侯不置矣

蔡思克

蔡思克號元崗福建漳浦人萬暦三十五年以進士爲東陽令自隆萬以來言吏治必以思克爲稱首內召之日士民有送至淮浦者去任二年民爲祠於西七里寺官道而肖其像後十五年復恢其宇置祀田思克爲人立身以正處事以誠明足以察幾仁足以及物俗喜爭訟因舉鄉約立家長諭以輯睦民有不事生業者毋狌狎嘯聚乃分戶編甲按生理稽出入

邑中蕭然、值歲歉、則親爲粥飲食、遠者發鏹、富戶令計貧給米、仍捐俸百緡、入粟常平、以備不虞、先是里逃虛實、多由册書飛灑、思克以明察立清之、嘗單騎出郊、勸農桑、諏利病、又問之學宮、課士誨以經術、士爭自厲、凡諸政他令、亦間行之、而蔡侯獨稱頌至今者。良以實意與虛文異耳。

論曰、予嘗過七里寺墻外官道、見有祠宇塌而冠袍之設像仆者。問諸士人。則蔡侯祠也。士人爲予言曰、祠故有田。寄於寺。僧使修香燈。田載碑中甚詳。僧既有其田。而坐視祠像之塌且仆。併匿碑於

墻後議質其中子郎致書大令門公無何門公旣謝事亦無有過其祠而問焉者前令之賢不足增榮後令而東民之祖若宗則曾食德於侯是則邑中紳袍之責矣

錢源

錢源字伯開南直上元人崇禎十一年以進士爲令東陽律巳以正接物以誠人以比蔡侯遇事愼重不妄發省供億華耗羨絕餽遺清案牘歷有善政左右雖親近不敢參一言初下車不雨步禱山川遂雨越歲復大祲發常平粟勸平糶捐俸錢置粥廠以賑饑

者。饑民搶粟。擒首惡治之。仍安。歲當大造。躬自持籌。蠶書不得上下其手。時以興起斯文爲已任。疏文秀水。建泮橋。月課季會。士類景從。其去。民立碑以紀善政焉。

論曰。閘之錢侯在任。歲饑。民搶食。侯不問。勢日横。痛懲而止。康熙丙申。歲大饑。至丁酉正月。搶食之風復作。當事寛之。不數日而所在見告。亦以痛懲而止。夫饑民豈能搶食哉。其能剖戶發倉開囷扱粟者。皆奸民也。禍始於富人之庄庫而漸及於村散之孤村。炎炎不滅。至於燎原之勢成。則不可陁

矣昔辛幼安帥河南救荒榜止八字曰刼禾者殺閉糴者配可謂知政體矣

劉振之

劉振之字而强慈溪乙榜崇禎八年任東陽教諭正己率物不徒以文詞課士時取行誼著稱者表揚之以爲勸大書鄉約六條於堂以古人相期性慷慨好節義議論剛正所著有尚友集副墨等書其詩文尚氣骨不雕飾陞湖廣鄖陵令流寇至城破正衣冠端坐被執駡賊死之

彭如翺

彭如翔字謙銘、永嘉歲貢生、任訓導、與劉振之同時、相得甚獨身居官五年弟子請業信宿受教如家人性樂易真篤士依之如父母至與舉廢壞鈞校乾沒不少假自殿廡堂齋及諸賢主祭器學田無勿修葺整理者邑常失火延及聖宮如翔衣冠望火拜風反火不至歷男大埔教諭乃取學政規則素與劉師考定者名必告錄以貽後官諸生含涕送自郭外至永康百餘里人持酒肴公為飲泣乃別贈之金則却其得士心如此

明朝三百年、賢而可教東陽者、有劉彭二公最著、劉

以剛正彭以淳厚二公同時難矣嘉靖間有閔公廷珪湖廣人有品善大書至今尚有存者萬厯末年有陶公奭齡會稽乙榜文簡公望齡仲弟傳姚江之學後官至司理越人至今嘖嘖稱石梁先生其詩今有存者遊石洞遲君泰不至云凌空側蹬接飛梁不分霜髭學老狂饑鳥鬬啣辭樹瓣輕風分送逆流觴揩摩古句侵崖蘚佇望懷人拾澗芳好在心期未應負秋來雙屐爲君忙偕李册仲遊石洞開石已成美淙飛竟何時幽探昧所指徒侶亦參差昔賢此揮麈獨爲津梁疲至今有遺文壁繡波

漣漪。林深生趣靜。仰見藤蘿懸。謀藪有餘。飽潄濯

亦所宜。看山畢予負。安問主人知。臨風凹高躍。廻

策愧心期。

國朝則有金公英者、貢生、海寧人、任訓導、聞彭公如嬲賢、請祀名宦、爲貞女王氏立傳、請崇奬事行、女家尚未知、少曾見其遊天台詩、今失之、予所見則有費公家璵、字璧叔、歸安人、乙榜、任教諭、好談理學、請祀金栢杯孫石臺於鄉賢、設祠於中天書院。以祀許白雲。請還六孝子祀白雲之祠。成而六孝之祀卒不復。刻孫石臺定志編。後陞金華府學教

陵。復刻朱五子書、同時訓導黃公肇勲、字幼衡、會稽人、博學工詩文、刻東陽歷朝詩、重刻鹿皮子集、其自爲詩甚富、今錄其南山行、時方開採南山崔巍高接天。草木晴晝藏雲烟。老翁采樵攜子負。四民安業垂千年。寧知斧鑿一朝及。俄覺陵谷多變遷。丹崖翠嶂總蕭瑟。金銀夜氣何能燃。百夫斧鋪無朝暮。瑣屑往往陵陌阡。質如鐵石色青黑。金精溢目朝曦鮮。洗濯已畢就陶冶。九轉百鍊逾丹鉛。咸陽火光連三月。淚泊毒霧愁飛鳶。殺人如麻爭袖手。遺骸棄地誰相憐。當時不至如是、自黃公丙子去後、銀出乃大採、壙中土崩殺人

甚多亦有格鬬死桑柘盡萎禾稼死居民巷哭農
有後銀忽絕乃止
撒佃愍公移山意未已驅斥潛蛟歸重淵險如丘
丁開蜀道深如秦帝穿三泉山腹空洞復何有橫
撐巨木防覆顛抱甕既笑漢陰拙陶穴詎是豳風
沿歲久法弛爭者衆一語不合聳老拳官司得財
不敢詰徒令性命鴻毛捐吁嗟乎此物既非任土
貢胡爲趨走如腥膻匹夫懷璧罪不赦倉猝亦或
操戈鋋惟昔有明之中葉掁蒼鑛盜禍蔓延興師
十萬役數載前事不遠殷鑒傳願以此詩風有位
悉須禁既防未然各田汝田復汝業令汝飽食兼

髮耿晴和歲豈有至樂愼弗竄伏窮崖遏君不見天下有道器車出册餼銀㜑輝山川與蕭師同時、東陽令景應熊號誠闇山西安邑人中進士已七十矣至八十乃爲縣貌不甚偉而視聽不衰、

國朝令東陽者將二十人而風雅第一在任不久、致仕去民樂其寛厚建祠於巧溪菴公自題曰、帬布仍初服柴桑返故廬何當崇棟宇尚爾整簪裾叱驅耕犢勞勞歎荷鋤憚人無術慰會見日歙歔拙宦忤時俗何當對巧溪浩然成獨往廢矣脫羈迷愛豈稱冬日愁將病夏畦條山回首處凝睇兩

婁婁公歸十年餘、尚在、董師移官郃陽詩筒往來
不絕云、

王允誠

王允誠、洪武初以親軍總督任義烏知縣、時兵燹之後、廬井蕩然、允誠多方拊循、民漸安堵、縣當孔道客兵往來侵擾、允誠繩之以法、凡頓營軍需供億、措置有方、當軍興之際、而崇重學校、善決斷、時憫雨、禱諸神、雨即降、甫期擢南安守去、民涕泣攀留、馬不得行、後益思之、入名宦祠、

劉同

劉同字伯詢、廬陵人、正統六年以進士爲義烏令、廉而勤於政、均賦役、興學校、緝盜賊、雪疑獄、奏蠲逋負、民甚德之、相傳瑞芝產於庭、虎負子出境、繡湖出靈龜、時稱三異、嘗作縣令箴自警、詞曰、古謂縣令上應列宿、苟非其人、其殃民受、凡民所利、令當與之、凡民所病、令當去之、其去其與、休戚在茲、如秋月之明、如玉壺之清、毋假公以漁利、毋小惠以沽名、勿嗜酒以防政、勿暴怒以酷刑、宜遠讒佞、宜撫孤煢、惟彼賢哲、克稱厥職、賦役日均、田野日闢、戸口以增、詞訟以息、流竄來歸、姦殘屏迹、惟彼愚蚩、物欲緊累、肆意酷貪、

恬不知畏。已而、獲咎。中心、始愧。螻蟻鼠竄。徒自長嘆。予以菲才。來令茲土。夙夜孜孜。慚無裨補。而今而後。尚亦勉旃。用俾卓魯專美。令賢慈以撫衆。廉以律身。自公退食。視誦斯箴。同爲令。遇事敢爲。金華郡丞。偶行縣。索其餉。同即奏狀於朝。丞竟得罪去。

劉傑

劉傑、江西樂平人、正統三年任義烏縣丞、設法預備賑饑。息虎患。嘗具奏爲故臣王褘請謚。於是易名忠文。又因旱荒。奏蠲粮稅。併上便宜十條。採行其九。邑民所以傑爲令、新令至。高傑名。亦請以傑自代。當事韙

之而不能從也所輯有黃文獻王忠文兩公集義烏志今俱存

論曰偉哉劉公其規模器幹蓋大臣風範豈但丞哉而卒以一丞翹然於合郡諸令之間彼新令之請以傑自代者當郎是前劉公二劉固不相下也

周士英

周士英字惺莪武進人萬曆中登進士爲義烏令爲人清介自守勤恤民隱歲丁酉邑大風霾發屋拔木村落相繼火士英禱於城隍災乃息戊戌饑設法賑濟民賴以甦邑有八寶山相傳有鑛處州奸人聚徒

開採士英旣驅除之而中貴人復啣開採命至士英力陳不便於司府得免。先是烏傷困於募。士英因入覲。奏言其邑子弟實不堪受兵。其隸行間者。皆博徒無賴子。不足用。一不得志。即生變。今募檄歲至。强使之。鄉無人緣南畝。或弱不任。安能爲國家出死力。會東事興。大司馬格其奏不報。已而東征之卒三千人。徼賞而譟。當事者移師。誘而殺之。無孑遺。卒如其言。尋以治行高第。徵爲吏部主事。民祀諸朝陽門左。

吳尚默

吳尚默字以時直隸涇縣人萬曆間以進士爲義烏

、令廉明有才、勺俸錢外、一無所取、遇事斷决如流、無招訟、亦無冤民、時東事興、徵兵檄數下、簡括强壯隸籍伍、勿强為勾攝、積年逋負、廉得其有田無賦者、追之、宿獘立除、其署東陽篆、賢聲甚著、一時無偶、

許直

許直、字若曾、直隷如臯人、崇禎間以進士為義烏令、直為人廉正。練達吏事。政先弭盜。計擒剽刼者刑之。禁弗株連。丙子夏不雨者三月。直步禱得雨。而歲仍大饑。乃以千金。糴米江淮。平糶。又為糜以食饑者。立藥局以療病。民得免於饑疫。藩司催租急、檄日至。直

力請緩征。至期無缺。又署東陽篆。立法嚴整。凡吏書皂親事各詢所掌。覆畢。入房辦事。暮乃出。毋得相往來。以是案無留牘。司府差至。一見即遣去。約日申覆至期無逾限者。邑吏役多橫。擇其魁而治之。衆皆惕息。嚴保甲之法。遠近莫敢不尊。盜賊潛踪。以治行高內陞。李自成破京師。死之。而義烏民則立祠祀諸分司之右。

論曰。兵必有伍。民必有甲。保甲之法。即古比閭族黨邱甸卒乘之遺意也。王陽明先生頗言其利。吾邑陳公龍驤甚嚴之。十家有冊。官有總冊。民皆登

名於册。不得以字號攙入。一切訟牒。亦必以名民有一歲而再訟三訟。及一歲而再爲証佐者。必按册治之。如此。則保甲不但弭盜之良法。兼可以息訟也。方今爲令。催科日不暇給。何暇言治哉。

魏處直

魏處直、字公平、㟁都人、洪武十年爲永康令、廉而勤於政、不急急而善折獄、獄以無枉、修學宮、不煩民力而成、永民以比魯恭卓茂、祀諸名宦、

黃紹欽

黃紹欽、交州吳川人、洪武十六年、以明經爲永康縣

丞爲人慈祥寬厚愛民如子苟利於民必熟思而行之至於行法則一毫不狥民甚德之宋濂稱其貞廉且惠有古循吏風宋文憲洪武十四年已卒婁州黄公十六年任恐有誤

劉珂

劉珂江西安福人景泰間以進士知永康爲人廉介愛民催科不任鞭撲作仁政橋工鉅煩費民不知勞邑有妻妾爭寵謀殺其夫事秘珂廉得其情而置之法尤加意學校時課諸生策勵之以憂去邑民扳號如失父母縉雲李侍郎棨爲作仁政橋記稱其爲賢守云

王秩

王秩、字衕伯、崑山人、弘治初以進士爲永康令、抑强扶弱、興學選民間俊秀子弟附益之、核土田、清賦稅、貧富皆便、歲大祲、設法賑濟、約束强暴、四境以安、歷六載被名去、士民懷之、祀名宦祠、

毛衢

毛衢、字大亨、嘉靖五年、由太平知縣調繁永康、爲令精敏絕出、公廉有威、抑豪除猾、釐奬弊剔、凡所措畫、皆可爲後世法。邑當孔道、過官往來、里川浩繁、衢概從節省、一切支應、率以身先、而絕其取索。歲旱、預檢

被荒分數。不待陳告而申報奏銷。其催科則酌緩急。而次第徵解。不任鞭扑而串集。且嚴禁攬納以絕侵漁。接士大夫以禮。苟有請托。竟談不能發言而出。有朱同知女寡、強宗強娶擁衆至婦家。禦之格殺三人。及陳詞。衙曰、此附罪人拒捕律格殺弗論。聚衆則有明條。不汝貸也。其英斷類如此。時禾人稱賢令、必曰劉公、王公、併公而三。俱祀名宦。

論曰、毛公斷強娶被殺事。在其時能行之。今不能也。吾禾四十年前、民有穿窬被殺者、棄諸野。盜家法收之。俔不敢問也。族或有爲盜及奸長推婦者。

家長則坑而埋之其家人亦不敢聞也。聞處州武府夏公宗堯署篆東陽。治殺盜者以殺罪且榜於閤縣曰。竊盜罪止杖責。而殺人者死。凡獲盜者必送官法治。若使得自手刃。安知無讐殺而假名於盜者乎。自此則穴中被殺盜家公然告官矣。不數年張公爲令。一少年入官衙竊糧獲而杖殺之。其父以昏家誘奸爲詞。控諸臬司。張公甚費調停。又其後爲史公。盜有被逐墮樓損骨。還家而死者。旣埋之矣。史公聞被盜家頗殷。將開坟檢驗。其妻賢婦人也。曰。吾夫病故。倘無傷。開棺就任其罪。乃止。

蓋自盜禁格殺偷風日盛若薙梨強娶等事習以爲常矣誰敢殺哉即殺今敢意斷哉

曾應泰

曾應泰字弼于汀州舉人萬曆間爲永康令明敏有吏才勤於爲政興學教民清查田畝以溢額補坍荒民甚德之

論曰金華狹鄉初無有數十里之海堧河汊也不過溪流所經東成西敗東漲則西崩東有未附之稅則西有賠納之粮矣爲吏者但當增新倒傳彼此抵補則公私交利今砂塞之虛粮不聞有分文

之減也而開新之呈日接合邑之賦額不聞有增毫髮之損也而勘隱之車不停吾東邑自俞侯爲政首開此風至今相沿以爲取利之故實曾公治行無多見即此一端已稱善吏矣

谷中秀

谷中秀北平貢生天啓間爲永康令攜一子一女一僕到任清操如水政簡訟稀時天下無事報法甚寬斂比八限便足解餘釋不徵民甚德之

劉楫

劉楫字濟之新淦人正德間以舉人爲永康縣學教

諭、爲人慷慨質直、敦尚古道、不浮沉於世俗、每課試於文藝中、觀人器識、以第高下、其教人亦如之、士習爲之一變、性介潔、有清操、於勢利泊如也、居官六載、始終一節、祀邑名宦、

石彥誠

石彥誠、南昌人、永樂三年、以進士爲武義縣丞、爲人篤學守道、廉正愛民、明年、徵翰林院修書、父老頌之曰、身持雅操、同氷蘗、人播清名、滿道途、祀名宦祠、

李瑞芳

李瑞芳、豐城人、嘉靖間、以舉人爲武義令、爲人寛和

詳愼、而有吏幹、一切盜賊、賭博、私宰、皆嚴禁不貸、數年閒幾致道不拾遺。邑人錄其政蹟、曰善政錄。擢永天府通判。

文元發

文元發、長洲人、萬曆初以歲貢知浦江、善聽訟、數語即得其情、凡疑難之牘、上官每時委焉、時有丈量之役、躬爲履畝、人不敢欺、圖册精核、民永賴之、時通浙得羨田千頃、法當稅、元發請以兩浙羨米充羨田議下行之諸郡、悉得如例、祀名宦、

須之彥

須之彥、字君美、嘉定人、萬曆間、以進士爲浦江令、時浦人隱田虧賦、司李稽查論戍、以什百計之、彥下令開罪、准自首。每圖選公正一人。每戶取親供一册、覈之、恰符舊額。徵糧有法、夙逋盡完、値大造、開稅局、以其羨輸條銀十分之一。聽訟精明、案無留牘、除奸弭盜、一邑蕭然、以丁艱去、民甚懷之、

論曰、須公萬曆三十年任也。萬曆初年。文公方丈量。而隱田虧賦之弊已如此。此弊不生於丈量之號册。而生於過割之册書者也。嗚呼。編審大事也。爲令者但取一時之利。而不知其上虧國。下損民。

中則遺累後官。其毒有不可勝言者。故爲吏受賂鬻獄。其罪猶小。受賂亂政。其罪莫大也。故李林甫爲千古奸臣第一者。以其亂官方壞軍政也。嗚呼。爲令者、以編審爲居官之壟斷。尚亦念子孫哉。

莊起元

莊起元、字中孺、武進人、萬曆末年、以進士爲浦江令、甫視事、即察左右蠹猾而置之法、仍訪鄉民之豪而痛懲之、中外肅然、至對百姓。氣和而詞婉。顏其堂曰平易。每讞斷。摘伏如神。而多所矜釋。三年未嘗入一死刑。暇則進諸生談經講藝。設學田。建書院。捐貲鍰

爲之勸。尋調繁蘭谿。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九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來宦傳三

張安豫

國朝張安豫、號森岳、江南華亭人、順治三年、以貢士知金華府時、婺城初修、房室未完、榛莽與頹垣相雜、天陰即聞悲鳥聲、公爲招新民實之、而鎮將馬進寶、恃功驕橫、欲公行屬官禮、公不爲屈、而嚴戢暴兵民

乃小休。時官衙學舍、星君樓、及通濟橋皆燬、公以次營造。又造營房以居屯兵。使不得擾民。築石壩以資水利。嚴保甲以緝奸宄。調供億以濟各兵。均力役以穌民困。理詞訟以申民冤。朔望則課士以興文教。期年淩澇有弦誦聲焉。以治行第一。擢嘉湖兵備。民爲建祠尸祝之、

通濟橋、即下橋也、規模雄壯、冠全浙、創始於元浮屠及菴、功未竣、而及菴亡、其徒務龍繼成之、其後燬、經六十年、至明天順間、憲副馮公因舊修補、輿徒可通焉、既而郡守周宗智、從而屋之、其後又燬、

屋與墩之存者四之一、弘治初、郡守郝隆再成之、又燬、嘉靖庚寅金華令方元彥、歙人後歷監察御史、成之最爲堅美、明末又燬、

國朝順治甲辰、憲副胡養忠成之、初竣事、即火、胡公聞之、徒步至橋所、揮淚哭、又再成之、張公之造通濟橋、或者草創乎、自胡公成後、僅十年、至康熙甲寅橋又燬、無橋者殆三十年、康熙甲午乙未間、郡守唐文德復率民成之、三年而功始竣、

李恍

李恍、字恂九、山西安邑人、康熙十二年、以拔貢生累

官爲金華知府、爲人廉介方正、甫下車、聲望已卓然矣、越一年而閩變起、溫處二郡、已陷於賊、金華望風響應、永康武義東陽義烏、城皆不守、烏合數萬、連營而陣於積道山、僅隔衣帶水、即賊境矣、時營兵止數百、恍多方慰喻、憑城堅守、以待大兵之援。無何和碩康親王至、數十萬兵屯聚一郡、支應浩繁、恍輯和軍民、使軍不擾、而民不病、朝夕盡瘁、以勞卒於官、民甚痛之、祀於名宦、

李之芳

李之芳、號鄴園、山東武定州人、丁亥進士、順治六年

爲金華司理、之芳貌魁偉、美髭髯、風望卓越、吏才甚優、肆應八面、畧無阻滯、值郡中缺官、剛日理郡事、柔日理縣事、決斷如流、申寃抑擊豪强、時擬之包孝肅、百姓畏若神明。親若父母。時馬進寶鎮金華、進寶以得城功、賜名逢濟、貲利縱色、若虎狼之據嵎、視府縣官、奴隸驅之、而之芳獨不爲之屈、凡呈詞有及營卒者、必爲審決、即戍兵將發、恣其淫威、亦必執而拘之、不少縱、進寶見其風裁器幹不尋常、反心折而納交焉、合郡之民、賴以少安、督撫以其才優、命定浙省賦役全書、以治行高等、陞刑部主事、累官至兩浙總督、

轉兵部尚書仍入內閣爲一時名臣

論曰吏金華而官至台冏者明朝三百年無有也

至

國朝則有李公公既晉部曹再則以巡鹽御史至三則以都御史齎　欽案至四則以總督兩浙部院至每至則斷大獄雪沉冤而其功則尤在捍禦强殘保障全浙卒成蕩滅之勲故公嘗曰吾一生功名半在浙土浙人戴公不啻蜀人之戴張益州而金華則公功名發軔之初受恩尤深非他郡比矣

張星瑞

張星瑞、字玉符、武進人、壬辰南宮第二人、順治十二年、爲金華司李秉性剛正○有古君子風○喜搏擊豪强、扶羸弱、聽訟片言立决、案無留牘、城狐社鼠、爲之逝迹、公暇與諸生論文○所識拔皆名士○所著有八詠閣論、

張坦讓

張坦讓、字襄左、號遜菴、湖廣漢陽人、舉人、康熙五十九年、任金華守、初至、訪郡之元惡大憝、及傷風敗俗者、盡置之法、一郡肅然、壬寅癸卯間、歲大饑、勞心賑濟○建麗正書院○以祀七賢○旁作學舍○招八邑生童肄

業其中。延名儒爲師。日有饍。月有課。每課文。必親至品論甲乙。多所成就。以丁艱去。弟子追送。技淚而別。補江西吉安知府。

王治國

王治國奉天人。康熙十四年。以貢監爲金華令。適和碩康親王統大兵駐郡。軍需旁午。金華以附郭承辦尤劇。治國措置得宜。民以不病。時大軍勦既。括他郡流民。多至金華。爲捐貲賑給。使歸原籍。其善政則嚴保甲。葺城垣。修文廟。積穀賑荒。輯邑志。皆有成勞。以薦陞壽州知州。

繼此有趙泰牲進士、膠西人、有吏幹好獎後進、他邑少年能文者、必薦諸學使者、多至入泮、重刻金華正學淵源、

徐喆

徐喆、廣昌人、貢生、康熙九年爲蘭谿縣丞、事父至孝。每晨必公服省母。乃出視事。居官廉幹有惠。十三年署篆武義、闖寇至、城陷被執、不屈死、和碩康親王、親臨祭奠、以死節具題、廕一子、

府志載蘭谿

國朝名宦、有季振宜趙滾、予所熟聞、有殷廷弼、至任

未三十喪偶、即不娶、勇於爲治、好抑強扶弱、以詩自豪、喜惡就而少完善、禮詩人李煌、藥自合、四方詞客至、皆有贈遺、以卓異陞、檢其庫、虧銀二萬、蘭人爲捐補、婦女、或脫簪、典衣、以助。仍以那移、徙於驛站、廷弼平日用物甚侈、既失官、悔之、乃齋素、卒落魄不振、其後官蘭谿者、相繼虧帑、募捐一無所得、予所識有許公惟訥、本姓施、華亭進士、風裁整麗、到官未三十、爲人廉正、勇於爲治、好獎善、剔後與金華守魏公叟訟、發其索賂事、魏公除名、而許亦停官、蘭人連名具呈撫院。懇仍補蘭邑、而不能。

許公能詩辭工書董玄宰戲鴻堂石刻今存其家其學官則有陳公霆萬善時文好弘奬士類蘭谿其初文氣不暢經陳公指授風氣日上登甲戌會榜第三乃公任其後有褚公宗遂篤厚長者也喜論文善衡鑑時方童試邑令延褚公閱文既畢事而出于門蘭邑童生何似曰有鄭度者佳士也時年未二十既入泮遂聯捷南宮其知文如此暨寧波府學教授而公時年已八十五矣視聽步履如英年丁酉科鄉試猶應聘闈闈焉此二公者皆不負教職者也而前蘭谿令方公遹猶以龔帑留寓

方公甲戌進士、爲一科眉目、以文章爲性命、有以文就正者。輒別白其高下。且詳論爲文之法。無小徇。此三公者、皆身經科第、其才學又足以開拓其議論。故能興起後進。蘭邑近日士皆磨礪登賢書者、亦日益多、則三君子之力居多、吾婺人物文章之盛、莫過而宋、其時在吾郡則有呂成公、陳龍川、唐悅齋、而又有朱文公、陳止齋、葉水心、薛季宣、諸大儒往來教學其間、浦江人物文章之盛、莫過於元、其地則有方韶卿、而又有謝皐羽往來其間、士無須師、而欲其學之成、難矣、

陳龍驤

陳龍驤、號蟠海、山東陽信人、巳亥進士、康熙六年爲東陽令、先是令東陽者、爲河南李毓楠、昏庸罷病、政在群小、民不聊生、猛虎白日噬人、旣以病去、而陳侯至、老饕積蠹、向之蟠據衙門、及土豪之病民者、不數月、鋤擊、畧盡、或皆抱首鼠竄、匿廨下、小盜初獲、笞三十、釋之、再獲、笞六十、必死、盜皆藏焉、諸生非公事不見、遇能文士。甚相禮敬、監司守判各役。奉符檄至者。或半膝跽白事。侯一嚇。雙膝齊下。視事公廳。冠帶危坐。一吏侍側。寂無人聲。見者驚猶鬼神。即欲飾虛詞

以投至門上足輒不敢進民亦不敢越愬公爲治以實不以文凡丈量編審保戶甲保欵弭盜賊禁錮婢諸事皆憲令各邑所通行未嘗創立名色而行之以誠始終不倦故事成而民利之當其法初行嚴刑以督不率不無枉屈然法立而民不敢犯所以除折奸剪黠扶民氣者不可勝計故當公之世盜竊匿影奸蠹潛蹤豺虎遁跡家戶饒給近數十年來牟東陽者治行推公第一每日黎明而起事畢而退燃燭閱部書手自登記無幕客之助兵刑錢穀文移往來擘畫皆出一手而恢然有餘可謂能吏矣公至以康熙六

年、已六十有餘、而精魄益壯、康熙十二年冬、暴卒、耆老過市哭、士民設祠祀之、民有帮小標者、夜飲罷、與人閧於街、干掫者執之、公以其醉釋之、起避出、忽隕地有聲、公曰、汝懷石擲人乎、笞之幾死、既愈、或招之飲、則卻之、候卒盜之、曾受刑者、憾之、潛入祠、拔其塑像鬚以去、小標栽完之、而拔而再栽、或問故、曰、非公責我。我不戒酒、非我殺人、則人殺我。我之得生。皆公賜也。噫、若侯者、殆有諸葛武侯之風。而小標則瞻徇、李平云。其後有劉公世熼、字叔子、河南新蔡人、進士、長於爲吏、精明善決斷、不遜陳侯、而慈愛過之、廉稱

不及焉。不久丁憂去。後補雲南呈貢令。陞戶部主事。其署篆則有俞公兆吉。富陽丞。江浦人。爲人廉正。善聽斷。而平易近民。繼又有夏公宗堯。處州同知。旗下人。清正有威。東邑令之假公以取民者。曰隱契。隱畝。荒山荒灘。公一無所行。公以府官署縣。既無暴政。又絕干謁。民不敢以不急之訟試。署篆一年。合邑安靜。不知有官云。

論曰。陳侯鉦舉子產火烈水弱之論云。蓋東邑自許都倡亂。盜賊接踵。至甲午乙未。始傾巢蕩穴。治亂國用重典。理固宜然。然亦過甚焉。侯鉦聽訟得

情則撫揖色喜蓋無哀矜惻怛之意然以公廉貲敏明其政刑巳稱善治矣顧侯之善政不數年而盡變爲害、侯初至、丈量方將告成、邑猾多姦、書吏土山田磽瘠、原有高平水之不同、成化舊册、積步本寬、其後皆保畏滋、尺寸不遺、故舛都皆有溢額、公令於砂塞水傷處、裁割以符舊額、其後俞侯始通民呈首、勘查隱畝、取賂凡受惠者、害且倍之、至史侯伍侯、則丈山量水、尺寸比較、十室五空、而民大病矣、陳侯編審、悉遵賦役全書、册書令民公舉、聽就近地、聚圖拚甲、以便催取、開荷避割、編册既

定、則書榜張掛、使民觀看、仍令冊書側立、換戶序點、民或言戶畢與榜冊不同者、立責冊書、使之改正、東邑自四十年編審、當事以儒籍冊書弁利序、不由公舉、取銀十二兩、官自僉撥、至五十年、吏公編審、無論儒民冊書、皆取銀十二兩、銀既入橐、至冊書舞弊、則概置不問、隱質掛虛、千孔並出、甚至有過無割、不止零星飛灑而已、又或一圖牽連二十餘都、不知誰何之人、見里既有催取之銀、又有賠納之苦、蓋陳候時、見里不許包充、所用止正根一倍之費、莫候時三倍可包充、今則包充而耗包

北其費益多、厥後包克之人、侵收待赦、或死或逃、見里受累、有費至十倍者、見里之病極矣、雖訓陳、候、為良吏可也。

劉深符

劉深符、山東昌樂人、進士、康熙五十九年任、為人端方謹重、公廉有威、城狐社鼠、搜剔一盡、鄉之豪猾、莫不斂迹、前任吏與伍、取民色目、一掃除之、用法雖嚴而意實不怨、東陽令自陳、公之後、當推公第一、在任三年、丁艱去、公在任時、樓姓倚衆强娶小戶女、雪夜擁衆至、椎門入、女家以發社炮禦之、殺三人而退、公

不寃人命此事與明時永康縣毛公衢同、

孫家棟

孫家棟、山東安邱人、順治十七年、以進士爲義烏令、爲人廉介精嚴喜擊强扶弱善聽訟隣邑有寃抑不能自伸者控於司府、必懇委義烏縣審斷、然亦有直至義烏控者、或假他故關提而爲之審、無不得其情者、然大約貧與富訟、則貧勝、民與紳士訟、則民勝、佃與房主訟、則佃勝、以故一時賢聲載道、久之而操縱之家、多不許之、其後有沈公旬純、清正近情、民亦宜之、其署篆則有嚴州同知、張公若霖、賢聲甚著、降遣

東江橋以竣其功吾郡或守令缺皆引領望曰安得張公來乎

連一鳴

連一鳴福建建寧人舉人康熙五十五年任義烏令初至猶作鄉音太守黜之越一年稍能官語才不必過人而一介不取自奉如寒士愛民之心出於至誠循良之聲久而益著時歲大饑歷鄉發賑民乃克全撫院朱公軾稱爲兩浙良吏第一方特薦而公以病卒於官

毛文埜

毛文埜字同書湖廣麻城人康熙六年以諸生爲浦江令性慈愛微根不任鞭撲而課亦足遇疑難寃案不爲動徐剖之裕如時與紳士論文賦詩以咨利弊康熙十三年閩寇至邑人多起應文埜率練兵以殺賊以功陞延安知府

浦江有趙公猗元晉公蛸暘公汝穀賢聲日聞俟攷實爲傳

金華徵獻畧卷之二十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遊寓傳

阮孚

（晉）阮孚、字遙集、避庾亮、求爲廣州、乃授鎮南將軍、甫東而蘇峻亂、遂止武義、居明招山、其地爲惠安寺、寺側有蠟屐亭、宋鞏豐詩曰、千古高風挽不回。故山花落又花開。莫欺亭畔著蒼蘚。曾印高人屐齒來。元陳

樵詩曰、七賢老死獨南奔。袖有江亭嘆淚痕。故國已懸新日月。醉鄉不識舊乾坤。金貂曾入丹陽市。蠟屐應歸白下門。惆悵黃門墓前柏。不禁三度見風塵。

劉峻

（梁）劉峻、字孝標、平原人、梁天監中、名入西省、典校秘書、為安成王秀戶曹參軍、以疾棄官、遊紫巖山、開居教授、吳會人士、多從之遊、其聚講處、後人號之曰講堂洞、嘗為山棲志、其文甚美、其辭曰、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山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其性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

緜嶙踦駮。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烏足謂毛衣蟜痾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犯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蔭青組。且沾濡霧露。彌願閒逸。每思濯清瀨息椒卿。寤寐永懷。其來久矣。矧尋遊壤民欲天從爰洎二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阜澤坱鬱。若其聳峰疊起。接漢連霞。喬木布護。春青冬綠。回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谷。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煙。故澗勒赤松之

名山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徵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棲。咸萃斯地。江王竟不用、何人惜哉、良由碧崗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有馬鞍山也。緇巖藏聖。列名僊牒。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紅紫。因此爲稱。靡迤陂陀。下屬深渚。巑岏嶒嶸。上虧日月。發自山麓漸高漸峻。壟路廻隘。魚貫而升。路側有絕淵、閒閒嵺嶅。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懸、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阜陸隱賑。于之葺宇。寶在斯焉。所居三面廻山周繞。有象郛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西帶二

澗。四時飛流泉清瀾。微霆滴瀝生礐。白波跳沫。洶湧成音。巨瀆引流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甍。激湍迴於階砌。供張無絚。汲㟚歔息。瓶缶楓椅楮櫪之樹。梓柏桂檸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果。搖白帶。抽紫莖。橚矗苯音本蹲。梢風鳴籟。垂柯櫚戶。布葉房櫳。中谷澗瀫華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泣露。芙蕖紅花照水。皐蘇縹葉。從風憑軒。遠眺鑑憂忘疾。邱阿陵曲。衆藥灌叢。地髓抗莖。山筋抽節。金鹽重於素璧。玉豉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疴。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

散。勿用負局紫丸。翮禽翔鳳風胎雨斆。綠䴔紅毛。素纓翠鬣。肅肅切羽。關關好音。皆馴狎園池旅食雞鶩。若乃鵾日伺辰。響類鐘鼓。鳴蚿候曙。聲像琴瑟。玄猿薄霧清囀。飛颸乘烟永吟。嘈囋嘹喨悅心娛神。所以跨躡管籥。超軼笙簧。宅東起招提寺。背巖而壑。層軒列景。邃宇凌空。博敞開虛納祥生白。左聯右巘。仁君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七覺。諷誦五塵。郁烈戒香。浴茲定水。至於蕉爐夜爇。法鼓旦聞。芛蛄棲摳衣。躬行頂禮。詢道喆人。欽仰至教。每閱此河。紛梗彼岸。永寂熙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

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廁下望雲雨。蕙樓菌樹。隱曖林篁。飛觀列軒。玲瓏烟霧。日止却粒之氓。歲集祈仙之客。餌星髓吸霞桀。將廼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井。聳峙中澗。雕琢刻削。頗類人工。躍流潨瀉。济涌泱咽。電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前皆植修竹。檀欒蕭瑟。被陵緣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鬱潤。鄭白史漳。莫之能擬。紅渠流溢。鳧鴈充厭。春蘩旨擅碧雞。冬蘭味珍霜鵽。角巾升於邱嶺。短褐出自中闕。苑將遍側池湖。菅蒯駢塡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不阜實。藩籬充物。崖巘歲始。年季農隙

時開、濁醪初沸。醾清新熟、則有田父野老。提壺並至。班荊林下。陳觴置酌。酒酣耳熱。屢舞諠呶。盛論術度。高談穀稼。嗢噱謳歌。舉杯相酹。人生樂耳。此歡豈嘗出作入息。晚食當肉。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驚。豈與矜生商劍。楊子隮閣。較其優劣者哉。初孝標植根淄右、流寓魏都、冒險履難、僅至江左、逡巡十稔、而迄不見用、遂決志棲遁、嘗爲自序、自比馮敬通、以爲芝焚蕙歎、聲塵寂寞、魂魄一逝。將同秋草。聞者傷之。普通二年、卒於金華山中、時年六十、門人諡之曰玄靖先生、

論曰、金華自建郡以來。而劉孝標山棲志。寶開聲律文字之先。吳賜如贊以潤奪瑤琨翠浮篠簜。厥惟麗詞。託此殘壞者。信矣。然志所稱江淹中喬迅泥滓。王微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棲。咸集斯地。則非常人矣。而究不知其何人。惜哉。

羅隱

羅隱、字昭諫、江東人、唐末舉進士不第、黃巢之亂、歸依吳越王錢鏐、授著作郎、及朱溫篡唐、詔至隱痛哭、請鏐倡義討溫、溫素聞其名、因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縱遊山水、於東陽之南山築室讀書後人名其地

曰羅隱宅、後人類有題咏、而予詩云、昭諫不偶世、栖栖或類狂。才名窮益盛。故國老難忘。忠義存孤憤。風流寄短章。何緣此卜宅。深樹有書堂。

論曰、羅隱宅在縣南五里。勒馬峰下。有墨池存焉。其後爲棲賢巷。今廢。昭諫文章氣節。照耀史冊。今東邑所傳皆俚俗口號滑稽詭譎。而動輒爲識。至今窮鄉僻塢。婦人童孺。莫不知有羅隱秀才。其即此羅隱也耶。

謝翱

謝翱、字皐羽、福之浦城人、爲人倜儻、有大節、工詩文、

絶出於衆、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叅軍、聲動梁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翺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號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嚴有子陵臺、孤絶千丈、時天涼風急、翺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酹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來歸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聞者爲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覗世間事、無足當

其意者。獨喈佳山水。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州。天姥。
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抉秘。所至即造遊錄、
持以誇人。若載七寶歸者。遊倦輒憩。浦陽江源、及睢
之白雲都爭隱者、方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
詩風格弘逸。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峭勁。雷霆。
恍。忽。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
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通之。其苦索多類
此。婺睢人士。翕然從其學。而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
湖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咸自託見晚。明年乙未
以肺疾作、而卒、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

鄉于里交遊惟方韶卿與予善、韶卿開鳳、于善卿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與方幼學、方燾、馮桂芳、翁登之弟衡葬翙於子陵臺南、以文稿殉伐石表之曰粤謝翙墓、初翙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掛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錄、勒諸石、未就、復爲作許劍亭於墓右、從翙志也、翙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翙好修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不屑屑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毎慕屈平、托興遠遊、自號晞髮子、遇談勝國事、輙悲鳴煩促。涕泗潸然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憪閒翙翙自若也、翙著書不一種、

詩曰、晞髮集爲婺州作者、有浦陽先民傳餘則宋學士濂記其凡、茲不載、

論曰、謝翱閩人。而卒于睦州。而錄於婺。何也。曰、居婺久也。猶之李白不生山東。而曰山東李白云。蓋小人之生。居雖同里。推而遠之。惟恐不甚也。高賢之至。其自他者。引而近之。惟恐其不親也。翱一布衣。無位于朝。徒以天祥之知。麻衣纏履。張皇山澤間。若無所容。其身者。使其都。重祿。受。社。稷人。民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蓋翱天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拔劍自刎。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翱之志。其

頹憤之客者非耶。浦陽之士。從翔遊者。皆矯然自拔。生則薰其德。歿則祀其靈於社。即以爲浦陽之人可矣。予之志翔者以此。

玉華山樵

玉華山樵、不知何許人、或號性天然、或號大呆子、然爲王姓人題識、則稱宗兄、或疑其姓王而加點爲玉云、予親見山人爲前山胡氏題像其小私印姓王名亦彷彿可認洪武初、突至東陽、其人倜容儀。美風姿。嘗居里栢嶺。與東山孫氏披麻戴笠。散步閒吟於山水間。有若方外人。多異之。然未嘗遠出。而工詩畫。酒酣則援筆作畫。畫已輒題其上。

而隱遁不污。悲憤激烈之意。每見於筆墨之外。嘗爲人題壁作歌云。七載間關走閩越。一夜思親鬚成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隨衣百結。當時恨不早見機。扁舟一棹江南歸。西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自肥。即今寄食荒村裏。隹士出迎常倒屣。當歌對酒恐難歡。握手論心愧知巳。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於其間。爲君寫此轉悽惻。片雲零落何時還。迄今讀其詞、未嘗不哀其志、其爲新朝指目、倒迹埋名、亦畧可知矣、山人將死、謂主人曰、我落魄江湖。非覆棫間人。我死幸兆以棺埋我。乘以布囊。懸之樹間足矣。

山人在東陽所至不一家與呂伯祥孫原載最契其詩至今尚有存者

論曰山樵葢元之遺憲肥遯遯荒丁鶴年蔡子英之流也東陽志疑其爲陳友諒張士誠謀士又疑爲建文從亡之人誤矣

沈壽民

國朝沈壽民字眉生宣城人明元沈懋學子崇禎末大司馬張國維以異才特薦未授職三疏劾兵樞楊嗣昌不報明亡變姓名入金華山往來蘭谿武義爲蒙士師或與畸人靜者探幽發奇以泄其羈孤感鬱

之思時給諫姜公應甲、隱於溯流、號石頭和尚、心跡相契、遊處甚密、徵士有孫曰廷璐、偕今太守唐公至婺、訪其祖隱君時事、庶與宋遺民謝翺同志不朽、浦江傅旭元爲作隱跡錄、屬予作詩以實之、詩曰、黃霧沉山海水黑。世數忽入崑明劫。趙岐投身賣餅家。梅福公作吳門卒。苑陵亦有沈徵君。被髮作狂行大澤。國之將亡柱石空。元戎重寄歸萊衡。徵君膺薦挺危論。請劍慷慨求雲風。投檄上書不見省。飄然一舸來江東。回首銅駝已荊棘。萬里山河付楚弓。白雲須臾變蒼狗。青山不掩華公醜。有才不用用匪才。黍苗離

雖淚成斗滅迹潛名麋鹿羣物色幸脫當途口首陽
七尺薇蕨身學圃書田時灌耨金華諸山欝嵯峨芙
蓉秀色明江波洛下頑民化炬灰殘山賸水哀情多
金貂不入卅陽市蠟屐亭邀忍淚過孤燈冷欲照獨
夜頭上歲月空蹉跎竹塢梅花春色好寂寞行逢頑
石老欲哭無聲歌不成時與欷歔說天寶長烟荒荒
白日暮雙溪草色非前度郎今名孫千里來欲向遺
民訪平素山川滿目不見人碧桃紅杏春無數江城
樓閣夜蕭蕭鹿田風雨子規號微君之賢今謝翺鉄
笛一聲山月高

附錄

季煌、字倩公、武林人、少隨父嶺南官署、父亡、長於粵、有俊才、金公絅以侄女妻之、公絅歿、挈妻子僑寓蘭谿、時蘭谿令殷廷弼好士、延禁自食與煌爲上客、殷令好爲急就章、煌隱諷之、令覺、灌以酒、煌、不勝盃爵、乃病卒、季煌在廣有詩名、在陳元孝諸人間、與石濂和尚唱和、其爲人傲物自高、如歸卑詩云、作歸遁詩、如名士久住、希逐可語人、又云、可免獨醉難伎酒徒供人好易爲詩、其自命如此、余得其遺詩一帖、於徐質溪、許其五言律詩、脫略凡

近真景獨造起語項聯老淡清超高韻傑出愛此清骨三復不已畧登數篇并摘警句於遊寓後其不竟登遊寓者以遊寓所重不專以詩也五言如春遊云郊外風來好生香不是花夕陽濃樹色流水淡人家野店松脂酒僧房竹火茶青春吾與汝休恨共天涯和徐文長云何以克饑渴朝烟與暮霞出山雲作客歸樹鳥成家水引柴門遠苔侵石逕斜尚愁人問渡處處種桃花除夕咏橄欖若從先入處香在未來時又甘心惟有世苦口更無人又松聲連夜雨海氣一天雲又誰尋五柳宅月作

一。家。都。又涇。渭。無。清。濁。山。林。有。是。非。七律如自題小像云、早年詞賦動江關。萬里遨遊倦未還。袍。色。暫。從。芳。草。定。琴。聲。常。與。落。花。閒。爲停盃酒何須月。恐。隔。家。鄉。不。畫。山。是我此時當乞食。只。愁。陶。令。滿。人。間。乞石丫和尚兩有云、水。從。黃。葉。多。邊。住。天。向。青。山。盡。處。生。粵中除夕云、粵。酒。上。眉。如。逐。客。吳。音。入。耳。當。還。鄉。皆佳句也。

華病奈、字若虛、無錫人、嘗至京、貴人延爲上賓、輙以使酒罵坐去、初至東陽、年十九、而自哲倘也、手執鐃鈸、至人家應付、問其來歷、答以詩云、爲問天

涯流落意。溪頭流水自分明。人皆異之。或延之飲、則、不脫袈裟、而食肉。遂畜髮作詩、詆譏一切、自負甚高、所交皆絶、或請爲蒙師、亦不終、學師董滑齋先生、見其詩甚喜。延禮之。時予館邑城、毎夜輙治具相邀、拈韻賦詩。極歡而罷。即背詆之。董公不爲意。若虛於作詩外。兼工時藝。獨標天韻、迥出時蹊。能作四體書。至今得其遺墨。皆可珍。其詩情韻秀發。如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雖寡性情而翡翠蘭苕。無妨可愛。已而之紹興、金赤玉待之最厚、病、使人至粱溪、探其家、乃送之歸、不數日而歿、其妻以室

女爲尼邑令旋之予常會赤玉於武林述其在彩
典事與予所見合之可作笑譜若虛詩與詩餘體
各爲集予得其七言律一本擇其數首及警句錄
之夜坐云檢點奚囊少鷫鸘淸宵何處問壺漿天
於我輩眞無意節近殘冬倍可傷對此驚寒梅幾
點照人無夢月他鄉誰家漫奏關山曲若爲王孫
惹恨長獨坐云漫道秋深漸亦遲昏鴉猶未定栖
枝靑閨刀尺含愁夕虎館茱萸中酒時轉盡羊腸
孤客路添成蛇足幾行詩無聊不到消魂地肯信
背年宋玉悲晝徐天池集云坐我孤帆天上雲綷

君十丈井頭蓮自嘆云、論才那肯居龍腹癡絕還

應似虎頭又碧玉一樓寒月曉芙蓉千丈晚霞紅

又竹陰寄護空庭雨水氣虛吹半壁雲出濟河云、

月明風定燕山遠。霜落鴉啼濟水寒。